

都 2025 了, 60 年前的科幻小说还能击溃我们?

■ 张在

127 年后, 宇航员哈尔·布雷格从太阳系外返回地球, 没有鲜花、没有亲人, 更没有迎接英雄凯旋的人潮欢呼。对于祖先们的回归, 只有一句滚动的标题新闻报道。一切从前熟悉的事物都消逝了, 在满天穿梭的飞行器和眼花缭乱的移动长条里, 他找不到通勤的出口, 像尼安德特人迷失在现代地铁站。他成为美丽新世界的一个古人、一个文盲、一个孤儿, 气馁和抑郁随之而来, 占据他此后一生……

这就是波兰科幻作家、哲学家莱姆的小说《从群星归来》中主人公面临的重重困境: 在一个完全没有恐惧、技术超级发达的理想乌托邦, 这位人类曾经的宇航英雄, 人类智力和体能巅峰的代表, 仿佛痴呆儿, 到处是梦魇, 随时恶托邦, 每每沉溺于沮丧、怀疑、愤怒和自杀的情绪中。未来完美而陌生, 对他从前的价值观产生了毁灭性冲击。人类的宇航为何陷落? 美丽新世界的黑暗何在? 当未来不以旧人类为依归, 予将何适?

60 年前的想象依旧震撼

科幻小说的魅力之一在于惊奇感。莱姆的小说写于 1961 年, 离今天有一甲子之远, 这足以令多数读者皱眉。有经验的读者往往在意小说写作年代, 小说中曾经描述的“未来”, 已被时间线抛后, 成为“过去”。凡尔纳《气球上的五星期》中, 人类借助热气球环游世界, 今天这已成为定制化的旅游特色项目; 《海底两万里》的潜水艇则成为军事和科学的普遍设施; 威尔斯《世界之战》里的火星, 根本没有火星……那个时代超前的“新奇”, 今天已丝毫唤不起人们的热情, 使读者失去惊奇感。科幻也蒙上了时间之尘, 成为仓库里的旧物。

莱姆在 1961 年创作小说, 他必须拉开距离, 写得足够遥远。可是科幻作家又面临着另一问题, 如果像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所描述的一样, 穿越到 80 万年后, 那将变成纯粹的幻想小说, 疏于技术描写, 只能进行政治和阶级隐喻, 对即将发生的“近未来”失去吸引力。莱姆选择了“未来的未来”, 即并不久远的、没有明确时间线的未来——人类实现宇宙远航的 127 年后, 物质极大丰富、货币消失、劳动不再必需、犯罪完全消失……这是一个乌托邦社会。

让我们列一个“莱姆新奇之物”的不完全名单: 电动车, 没有轮子、状如黑色水滴的流线体, 一次充电可使用到报废; 服装, 由材料即时喷绘而成, 时尚便捷, 可随时换装塑形; 运输, 天空中飞满矩形长条, 街道被完全改造为自动步履; 建筑, 利用自然山体进行的巨型环境工程, 通常高达千米; 视现,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完全实现, 取代电影技术; 远模, 可以触摸一切、身临其境但毫无危险的秘境拟真; 览观器, 通过水晶体存储的电子阅读器, 永远只有一页——这是现在的 kindle; 诵读器, 可以朗读文学, 朗读音可设为任何声音、节奏和情感色彩——这是听书!

惊人的想象, 有些实现了, 有些具备可能性, 有些遥不可及。这些 1961 年天才的创意, 仍能给 2025 年的读者带来震撼。不过, 我们也能看到时代的局限——莱姆没有预料到网络的发生, 所以他会去写“水晶体存储”而不是“云存储和云计算”; 他也没有料到人工智能和仿生技术的发展, 他像阿西莫夫一样, 选择机器人成为人类社会主要的替代劳动力。

■ 书后

“适者生存”, 还需要点“好运气”

■ 苗德岁

我应邀写这本书的时候, 很快就想到用“幸者生存”这个书名, 虽然对一般读者来说, 不是十分“友好”, 却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我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一些“可控”或“不可控”的事情, 是如何决定我的命运并塑造了我的人生的。我希望这些个人经历能给予读者些许启示。

“幸运”曾多次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是专门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演化生物学家, 我想从“幸者生存”一词谈起。现在大多数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等同起来。尽管从专家的眼光看, 这并不十分确切, 然而它确实比较简练而形象地概括了生物演化论的核心思想: 世间万物为了生存而相互竞争, 经过世代之间基因的变异和遗传以及严酷的自然选择, 最终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者生存了下来, 并繁衍了后代; 反之, 则会走向灭绝。

前些年, 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提出, 现实情况反映, 单纯能够“适应”有时候并不能确保会生存下来, 很多时候还要靠一点儿“好运气”。换句话说, “适者”只是具备了生存的必要条件, 并不一定具有生存的充分条件。

比如, 恐龙原本是中生代地球上的霸主, 属于极度的“适者”, 然而, 在距今 6600 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 突然“祸从天降”, 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使恐龙和很多其他生物物种中的“适者”惨遭灭绝的厄运。而原本看起来不大起眼的早期哺乳动物祖先, 以及从小型恐龙刚刚演化出来的早期鸟类却幸运地生存了下来, 成为新生代地球上最重要的成员。因此, 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提出, “幸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luckiest) 一词, 似乎比“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更加贴切一些。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 尤其是青少年阶段, “幸



不过, 科幻小说讲求“新奇”性, 其意义并非科学普及和精准预测, 无论是否精准命中未来, 更多的是利用想象力进行未来可能性的推演。

在美丽新世界, 主人公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

如此美好的世界, 这位美丽新世界的孤儿, 到底遭遇了怎样巨大的心灵冲击呢?

除物质层面的创新外, 小说宏大的乌托邦世界的设定, 通过两大关键技术奠定未来的基石。

第一个技术是对暴力和侵略性的手术阉割。这种手术是在新生儿时期, 通过一组蛋白水解酶, 作用于生命早期发育的前脑。这消除了攻击行为与积极情绪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消灭了杀戮行为的世界。

在主人公看来, 人类正因为有血性、敢冒险、富于激情, 才产生了无数美妙的事物, 过去文明中的辉煌成就、革命乐观主义的战天斗地, 是力量 and 决心的体现, 成功的道路充满危险, 需要无数人的牺牲和妥协。而且, “善与恶相辅相成, 挥之不去的阴暗面, 是所有人类事业的本质”。主人公因此面临着文化休克——眼前如此平心静气的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 为他提供了反证。他由此陷入深深的情理矛盾。

莱姆没有止步于此, 第二个技术产生了。科幻作为推测文学的逻辑, 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既然在这样的社会, 人类没有争斗和牺牲, 那么必然有着某种革命性的力量, 维护着这种“天真”——新人类驯服了万有引力。

重力工程学提供了针对危险的解决方案。例如交通工具, 每一个水上或空中的飞行器, 都必须具备一个小黑盒, 在危急时刻, 飞行器坠毁、相撞, 小黑盒会释放出一种“反重力场”的缓冲力, 与撞击产生的惯性相抵, 结果为零。这个数学上的零, 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它会吸收事故中所产生的震动和能量, 解决所有的交通危机。

主人公的心态再次崩溃了——如果这种反

在莱姆的年代, 人类洋溢着乐观的英雄主义, 对征服宇宙抱有信念。莱姆选择了一个奇特的角度: 当英雄归来, 那些等待的人早已逝去, 不再有人为其加冕, 怎么办?

《从群星归来》, [波兰]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著, 阿古译, 译林出版社 2025 年 9 月出版, 定价: 56 元

重力技术用于宇航, 他何至于要长年累月地艰苦训练, 尤其是忍受痛苦的加速度训练。他引以为豪的钢铁意志, 在技术面前成为笑话。

那么, 社会系统运转得到了技术的保障, 可总有一些危险的工作, 在人类对冒险的天然拒斥下, 又如何开展呢? 莱姆引入了机器人伴生系统, 甚至连更新和销毁机器人的工作, 也由机器人管理。小说里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主人公来到垃圾焚烧站, 听到四处的求救声。他驻足了很久才明白是机器人在焚烧机器人, 而新人类出于“人道”, 把这些“危险”的工作都安排给了机器人, 人类并不涉足其中。主人公的“人性”也受到了挑战。

更令主人公崩溃的是, 他得到了一名未来女子的垂青。莱姆借此揭示未来社会的婚姻形态。婚姻一般持续 5~10 年, 自由结合, 随时解约。主人公爱上的未来女子刚好是某人妻, 他为此深有负罪感。于是, 他向女子多次提出, “一定要和你丈夫谈谈”, 在他看来, 要开诚布公地解决这件事。而女子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主人公总要“和她丈夫谈谈”, 她觉得这完全是她的私事。莱姆在这里讽刺了现实世界的男女关系, 旧人类自认为的绅士行为和意识, 把求偶当作“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决斗和谈判”, 实则是把女子当作一件物品进行让渡。而在这个新世界, 女子真正成为平等个体, 不再奴役于社会分配。

但主人公又疑惑地觉察, 这位未来女子对自己有着某种深层次的恐惧。他最终明白了, 原来她担心所谓的“和你丈夫谈谈”, 是防备男主人公作为一名原始人, 杀害她的丈夫。她在她眼中, 是暴力机器, 完全不可预测——当主人公明白这点, 他感觉到了奇耻大辱, 愤而飙车自杀。这位曾经的宇航员、心智十分平和的高级知识分子, 在未来人类的眼中, 近乎禽兽。

这精彩的戏剧性羞辱, 是在不断拷问现实世界的价值体系。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现, 在未来人类看来, 近乎野蛮。

主人公全面的心理和情感的溃败、他所受到的未来压制, 如此必然且富有逻辑, 同时又

充满新奇。

莱姆觉得还不够, 他还要更进一层, 在最重要的人生意义上, 诸如宇航员的事业、理想和价值观上全面击溃主人公。莱姆要论证宇航的陷落。

在这样的乌托邦, 通过宇宙航行探索文明已没有意义。抵达宇宙深处, 宇航员的主观时间, 只会流逝几个月或一年多。但在远航期间, 地球上的时间已过去数亿年。归来者们会发现, 完全无法适应地球上的新文明。宇航员是人类的使者, 他们被派出寻找一个答案, 而在回归之前, 人类社会就一定已得到答案。主人公意识到, 一切探索都是徒劳, 过去的丰功伟业成为镜花水月, 他完全无法面对自己的一生。

不过, 莱姆觉得这样太过残忍。在全书的末尾, 有一丝温暖: 一群归来的宇航员, 尽管被社会抛弃, 他们利用新世界的引力技术, 改造飞船, 离开令他们陌生的地球故乡, 飞往冰冷却温暖、代表光荣与使命的宇宙深处。心理被击溃的主人公爬上了山巅, 目送他们远去, 他决心留在地球, 勇敢地面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这何尝不是旧人类价值闪亮辉煌的明证?

莱姆怎样写长篇小说

我们看到, 莱姆的小说没有强烈的故事性。事实上, 整本小说的故事悬念在第一章前三页就已经写完了: 创伤, 一切价值消散。其后的各种冒险, 都是自我和解的旅程。

莱姆摆脱了故事, 而专注于描写被未来冲垮的心灵际遇。这个人, 面对时代的沧海桑田, 面对技术的革命性跃迁; 面临着自我价值观的认同, 面临着个体心灵的重建——极微小又极宏大。

莱姆改造了乌托邦小说。他摆脱了乌托邦小说的固有难题。由于乌托邦小说主要展现理想世界的秩序, 作品中往往观念大于形象、论理大于情感, 聚焦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体的人。过去的乌托邦小说中, 主人公漫游未来的历程中, 总像一位行走的导游, 堪称纸片人, 面向读者喋喋不休地展示着“新奇之物”的宝藏, 回答着各种问题, 发出各种惊喜的尖叫——莱姆完全没有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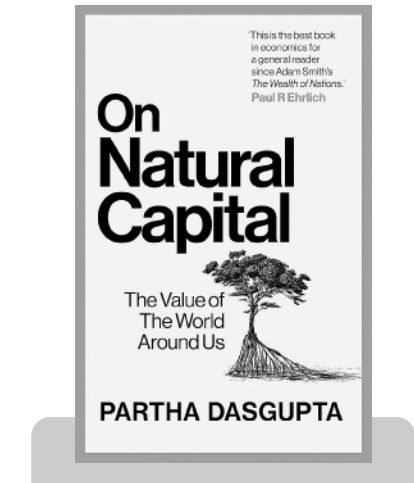
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放置于新世界, 让他分崩离析, 最终完成心智的重建。小说的主线放在了人物的心理、道德、价值观困境上, 他要怎样摆脱这种无力感? 这是严肃文学的叙事方法, 通过主人公的心灵冲突来不断刺激小说的发展, 使得人物充满血肉和个性。这部科幻小说因此具有了内在的情理冲突, 剧烈燃烧到结尾。我们这位宇航员, 经历了古希腊人物所不曾遭遇的命运戏弄, 呈现出崭新而壮美的悲剧冲突。莱姆以科幻为形式载体, 以文学的心灵冲突为手段, 赋予现实以技术和哲学层面的未来学研究。一定意义上说, 这部小说是恶托邦里的乌托邦, 又是乌托邦里的恶托邦。如何评价, 全看观察的视角。是旧人类还是后人类, 随着你的选择而发生选异。

在莱姆的年代, 人类洋溢着乐观的英雄主义, 对征服宇宙抱有信念。莱姆选择了一个奇特的角度: 当英雄归来, 那些等待的人早已逝去, 不再有人为其加冕, 怎么办?

失望吗? 或许这才是答案——莱姆是波兰宇航协会的创立者; 波兰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名叫莱姆。

(作者系作家、钓鱼城科幻学院创始人)

■ 域外



2025 年 7 月, 英国 Witness Books 图书公司出版了帕萨·达斯古普塔的著作 *On Natural Capit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 Around Us* (本文作者译为“论自然资本: 我们周遭的世界之价值”)。

本书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 年, 他因“对经济学和自然环境的贡献”被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授予大英帝国爵士大十字勋章。

2019 年, 英国财政部委托达斯古普塔教授以“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为主题撰写一篇评述报告。报告于 2021 年完成, 题为《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达斯古普塔评论》, 长达 601 页。英国政府希望该报告助力政府的“25 年环境规划”的日程设定。该报告的思考和论证成为本书的基础, 但本书试图通俗易懂地将那篇报告的思想分享给普通读者。

本书分为 10 章, 分别是自然是一种资产、生物多样性如何发挥作用、以往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冲击、冲击不均等、人类活动的后果、其他物种的影响、用了就得付费、测度财富的新指标、促进行为改变的政策、我们周遭世界的价值。

在本书“绪言”中, 作者指出, 若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经济学家构建经济发展模型时就纳入了生物圈概念和贫困经济学概念, 则目前的主流经济思维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可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 最近几十年生态学发展仍处于婴儿期, 没有几个生态学家关注行星层次上的生态危机迹象。第二, 二战后的前几十年, 全球经济规模还不够大, 尚未冲击生态圈的外部极限。第三,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生物多样性需求”转移到热带国家, 让后者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的初级产品供应源枯竭了, 西方国家马上就转向另一个国家。第四, 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 全球人口从 25 亿增加到 81 亿, 生活水准提高的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0 年至今, 全球经济增长了 15 倍; 人均收入增加了 5 倍, 接近 2 万国国际元; 绝对贫困人口的全球占比从 60% 下降到 10% 以下。

但是, 自然环境在逐步发生变化。地球生态不断恶化, 可以说接近了人类命运的转折点, 不采用新的经济思维方式不行了。这也是达斯古普塔写作本书的初衷。

本书的学理基础是生态学和经济学。书的前半部分利用生态学概念, 解释了 *over-reach* (过度开发) 的含义, 并介绍了一个公式, 这是本书中少有的公式, 因为它有助于识别出“需求”和“可持续供给”之间缺口的诸般决定因素。后半部分讲经济学, 说明与前述决定因素的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如何发生变化, 以及今后人类为了缩小“可持续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有哪些选择。

作者有意识用人类中心的词汇来解释自然, 即说明自然对于人类有什么价值。但要注意, 这里的价值不仅包括工具价值, 即自然向人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而且包括自然的内在价值。

在本书中, 达斯古普塔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 “如果我们给自然赋予一个价值, 正如我们给万事万物赋值一样, 会怎么样?”

对于生活中几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都有相应的经济模型。如果人们认为这个东西重要, 就会设法为之赋予一个市值, 即对其重要程度给予量化。这些模型和相关测度指标告诉我们, 如果指标在增加, 我们的经济就是正常的。

但自从经济模型诞生起, 它们提供的现实图景就是不完整的。所有这些模型都忽略了一个事实: 大自然, 驱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资源, 并非如以往经济学家们假定的那样是免费的, 是无限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达斯古普塔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新模型, 以帮助人类尽快转变全球经济的重心与结构。

本书认为, 认真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将保护自然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行举措, 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自然是资产, 用了得付费

■ 武夷山



《幸者生存》, 苗德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5 年 6 月出版, 定价: 49 元

学科的大学问来。比如, 余英时在文学、史学与政治学等领域造诣很深, 因而能够做出遗世垂范的大学问来。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等也都是文理、艺术兼通的大家。

这些积累需要从孩提时开始且终生不可间断。我向来反对成功学一类的说教, 也讨厌莫名其妙地“卷”; 我笃信持之以恒、集腋成裘、水到渠成的学习态度, 执着地追求世间一切美好与美妙的东西, 而非“跟风”趋时。

(本文为后记, 有删改, 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系美国堪萨斯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